

喜欢南京。在那里,常想起一些唐代诗人,其中最常想到的就是刘禹锡。因其《西塞山怀古》《金陵怀古》《金陵五题》……这些咏史怀古名作,或在金陵写就,或与金陵密切相关。

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,被视作中唐最为杰出的,这个毫无疑问,或许还不限于此。事实上,整个唐代,要说出在这方面超过他的人,恐怕倒要费些思量——崔颢只有一首《黄鹤楼》,不及他数量丰,成阵势;李白不在此,自是无法匹敌;连杜甫也似不如他的精警超迈、富哲人意味;杜牧的俊朗爽利足可比肩,但又不及他的含蕴无穷而风调悠然。

《金陵怀古》诗曰:“潮满治城渚,日斜征虏亭。蔡洲新草绿,暮府旧烟青。兴废由人事,山川空地形。《后庭花》一曲,幽怨不堪听。”前两联选取和六朝有关的名胜古迹,这些古迹都笼罩在浓重的“悲凉之雾”中——“潮落”“日斜”“草绿”“烟青”,画出“废”字。落日即陈亡,具亡国之意。(何焯《瀛奎律髓汇评》卷三)山川风物依旧,但六朝的繁华,当时的宫室名门,如今安在?“兴废由人事,山川空地形”是名句,它道出了一个至理:国家兴亡,取决于人事,如果统治者昏聩腐朽,地形再险要都无济于事。结尾则暗讽唐代统治者并未吸取历史教训,自以为关中百二山河之险可以依仗,沉溺在享乐之中,借古讽今,意味无穷。这样一首诗,难怪

前人赞叹:“才识俱空千古。”《西塞山怀古》则更臻神妙:“王濬楼船下益州,金陵王气黯然收。千寻铁锁沉江底,一片降幡出石头。人世几回伤往事,山形依旧枕寒流。今逢四海为家日,故垒萧萧芦荻秋。”借西晋灭东吴事,兼及六朝衰亡,证明山川之险、防御之固都不足恃,人事昏庸必定导致覆灭,东吴为

六朝不足当其一叹

潘向黎

六朝之首,可叹此后世几代统治者也未警醒,以至于六朝均国祚很短而相继灭亡。如今终于天下统一了,旧日堡垒都残破于秋风芦荻之中。有人认为结尾是表示拥护国家统一,警告当代拥兵自重、冒险割据的藩镇,从诗中未必能读出此意,但符合作者立场和当时局势,可作参考。

这首名作历代称颂不绝。“气势笔力,匹敌崔颢《黄鹤楼诗》,真千载绝作。(何焯语)”“似议非议,有论无论,笔着纸上,神来天际,气魄法律,无不精到,洵是此老一生杰作,自然压倒元白。(薛雪语)”第五句的承上启下,神妙一转尤其令人叹服——“前半一气呵成,具有山川形势,制胜谋略,因前验后,兴废皆然,下只以‘几回’二字轻轻兜转,何其神妙!(方世举语)”“下接云‘人世几回伤往事’,若有上下千年、纵横万里在其笔底者。(汪师韩语)”金圣叹为

此诗倾倒不已,逐句缕析,如评第二句“‘收’字妙,更不必多费笔墨,而当时(孙皓)面缚出降,更无半策,气色如画。”评第五句“而又随手插得‘几回’二字,便见此后来兴亡,亦不止孙皓一番,直将六朝纷纷,曾不足当其一叹也。”(《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》)

《金陵五题》,是诗人唐敬宗宝历二年(826),路过金陵,吊古伤今而作的组诗。其一《石头城》、其二《乌衣巷》不同凡响脍炙人口。《石头城》曰:“山围故国周遭在,潮打空城寂寞回。淮水东边旧时月,夜深还过女墙来。”石头城即金陵,经过六朝繁华,到唐初已经荒废,故云“空城”。此诗感慨悠长,意境深远,白居易曾“掉头苦吟,叹赏良久”,还断言“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!”

《乌衣巷》曰: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燕子有年年飞回旧巢的习性,“盖燕子仍入此堂,王谢零落,已化作寻常百姓矣。(施补华《岷峨说诗》)”刘禹锡借燕子入旧巢而门庭已改,来抒发时移事易、世事沧桑之感慨,可谓用笔极曲,托兴玄妙,莫怪乎深入人心,成了传诵千古的典故,后世的诗、词、曲袭其意境者不绝。

刘禹锡的《金陵怀古诗》,警绝超迈,见识高卓,意境深邃,浑然天成,“直将六朝纷纷,曾不足当其一叹也”之评,不但可见这些名作之魅力,或许也可以让人感知文学艺术的力量。

历来,上海是可以叫做“大上海”的,大家都这么叫着,上海人这么叫着,全中国人也这么叫着,一点没有意见。印象中,中国诸多城市,唯有上海可以称“大”,并且会被认同。

有一天,我突然钻起了牛角尖:大上海大上海,“大”在哪里?如果从地理面积上看,“大”上海6340.5平方公里,仅仅占全中国0.06%,比起北京的16808平方公里和广州的7434.4平方公里、天津的11917平方公里,上海是小阿弟。北京比上海大得多,但是只听说“老北京”,没听说“大北京”的,更没有听说过大内蒙、大新疆、大云南……大上海,你何以宠幸?何以称大?

大上海大在了文化。在我们的记忆中,大上海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可以以“半壁江山”自豪的城市,这半壁江山,恰是上海文化的强大。文坛、出版、电影、戏剧、音乐,也包括建筑、金融、教育,如数家珍却还真数不过来,中国乃至远东的很多文化第一都在上海诞生,并且很强有力地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餐。如今还被歌星反复传唱的上海老歌,起始点也在上海。曾经有个经典桥段说,一个乡下人站在国际饭店墙角下抬头看国际饭店有多高,帽子掉在地上还浑然不知——与其说是在嘲讽乡下人,还不如说是反衬有国际饭店的上海之高高在上。

还可以列入大上海大文化范畴的是上海的国货名牌,尤其是生活用品,更是风靡全中国。培罗蒙西装在二十多年前有一句广告语,点穴一般地道出了大上海之大——“培罗蒙西服,半个多世纪的骄傲”。这一份骄傲,当然也属于所有的上海国货名牌,哪里就有上海的衣食住行、吃喝玩乐,哪里就有国货名牌,哪里

有上海人的生活方式,哪里就有全国人民的趋之若鹜。直至上世纪50年代之后,大上海的国货名牌更加发扬光大,上海的轻工业产品,毫无疑问,就是中国内地老百姓心向往之的顶级名牌。2012年,有网民晒了几张床单的照片,立刻被提升到国民床单,它的制造者也许遍布中国,但是最有名气的厂家,就在上海。国民床单,又激活了一系列国民商品,凤凰牌羊毛毯,上海牌手表,都是极其紧俏的国民商品,也都是“上海制造”。

“上海”成为了一个符号,也成为了一个标签。甚至不见得是“上海牌”,只要有“上海”两个字就足够体现身份。比如印了“上海”两个字的旅行袋,谁拎着,都是风光的事情。或许旅行袋里,还装了从上海带回家乡的棉毛衫,可能还有尼龙丝袜,还是出口转内销的。商标里看到一条简短的英语,MADE IN CHINA,这还不是最好的,相比较,MADE IN SHANGHAI CHINA才是最挺括的,“中国上海制造”高于笼统的“中国制造”。上海话里有“结棍”二字,“上海制造”就是结棍,就是大上海之大。

欧美国家习惯将制造业与文化嬉和,制造的高低就是文化的高低,制造的强弱就是文化的盛衰。就像好莱坞、麦当劳、耐克、可口可乐之于美国,奔驰、莱卡之于德国,夏奈尔、路易威登之于法国,索尼、丰田之于日本,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闪烁着他们春风得意的神情,在神情背后,恰是这些国家文化的汹涌澎湃。如此说来,“上海制造”所得意的,所被国人认同的,也远在“制造”之外,实在就是“大上海”的心结。事实也是这样,“上海制造”制造的就是大上海。

本文为《上海制造》自序

大上海『大』在哪里

马尚龙



人缘与物缘

任捷

喜好集藏的人,多少都会有这样的感受,物件的得失有时候是有缘分的。这种缘分心理也能使集藏者更好地调整心态,积极地面对得与失,在庆幸“得”的同时,也不会因“失”而过分惋惜。

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是一个炙热的午间,思想斗争之后决定去市场“例行公事”地转一下,却意外得到了专项集藏以来不敢奢望的最大收获。由于根本没有准备,身边钱没有带够,与店主达成交易并跨出店门去附近银行取钱的同时,另一位接到“线报”的外地藏友也接踵而至。碰巧我与他还认识,他的惋惜之情在我取钱回来之后清楚地写在脸上。就是这几分钟的先后导致了瞬间的得失。我很庆幸能有这样的物缘,但也明白不可能总是受到眷顾。物缘的基础是勤,而朝九晚五、周末时间陪家人,在勤上肯定是不合格了。而唯一可以弥补的也许就是经营好每一段人缘。每次得到物件之余,总会和店主交流一番,与气息对应的商家也是如此。真诚的交流和爱对物的真爱会赢得人缘,而人缘的积累或许会造就另一段物缘。人缘与物缘就在无形中交织演化。

如今每去一地,当然依旧怀有对物的憧憬,但即便回来时两手空空,如能有幸带回一份人缘,我也会心满意足,因为未来的缘分有无限可能。

关于“七夕”的传说

薛理勇

七月初七,节号“七夕”。银河系由无数颗星星组成,在无垠的星空抹出一道白色的银光,西方人叫它 Milky Way,即“牛奶路”,中国人叫做“银河”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银河的东侧有3颗成线的星,形似“门”,于是传说认为这是进入天宫的门,大门由将军把守,于是被叫做军星,而老百姓看来像一个人在挑担,是农夫,就被叫做“牛郎星”;银河的西侧也有3颗星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,像古代纺织用的纺锤,于是叫做“织女星”。也许,男耕女织是农耕社会完美的理想,最高的境界,于是被演绎出可歌可泣、美丽动人的

垃圾分类手册

汤贵成

为了让市民正确为垃圾分类,日本政府免费为每人发了一本《垃圾分类手册》。此手册长达27页,条款更有518项之多。里面繁琐地介绍了各种日常用品的分类,如:口红属“可燃物”,用完的口红管则属“小金属物”;袜子一只属“可燃物”,两只且没被穿破则属“旧衣料”;领带洗过晾干才属“旧衣料”,否则又是“可燃物”……真是细致到家了。

2004年,在我24周岁生日的第三天——7月28日,上海书展开幕。这一年,我的生日是在《上海新书报》128个版面的嘈杂中度过的。从2004年到2013年,我当初供职的《上海新书报》已经消失了,上海书展则10岁了。岁月总是这样流淌过去,我已从青涩走向成熟的时间。回首这段有几幕印象特别深:

2004年,书展起步——这是我参加第一届上海书展,吸引我的远远不是“书的海洋”,而是上海展览中心的华丽建筑。

2005年,落地生根——这一年的上海书展序馆是四位出版前辈的雕塑,分别是茅盾、夏衍、叶圣陶、瞿秋白四位大家。另外,这一年的上海书展主题造型是一棵绿色的参天大树。

2006年,分离愁绪——2006年对我的职业生涯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,因为在这年上海书展之后,《上海新书报》因为某些原因变得支离破碎。

也是从2007年起上海书展由上海展览中心迁至上海世茂商城,在我职业的低谷,上海书展搬回了原址,也许是一种冥冥中的力量。这一年的书展主题造型是一艘蓝色的帆船,意喻为在知识的海洋中乘风破浪前行。

2007—2008年,一个看客——上海世茂商城的上海书展,我的印象并不深刻,在我眼中世贸的建筑并不如展览中心那么美,交通也不便利,于是,我只是匆匆地路过,做了一名看客。

2009年,相遇重逢——2009年是一个有趣的年份,上海书展又重新搬回展览中心。这一年的上海书展序馆主题造型,以世博园区的东方之冠为蓝本,周边则是世博展示墙,摆放着各类世博系列丛书。

2010年,百年梦想——前几届的上

夜光杯

几。听说金箍曾划水,晚风肃肃卷灵旗。”大概到了清乾隆时,这个祭织女的女姑庙还在,并香火尚炽。这个传说故事有点没头没脑,大意还是清楚的:天上的织女和牛郎下凡到了这里,织女须返回天宫,牛郎追了上去,织女用金箍一划,涌出一条河,牛郎无法渡河而留在了人间,于是这条河就被叫做“黄姑湾”。由于上海出了个黄道婆,她也是纺织女神,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这个“黄姑”不是织女,而是黄道婆。实际上隋朝枯公瞻注《荆楚岁时记》中就提到:“牵牛星,荆州呼为‘河鼓’……河鼓、黄姑,牵牛也,皆语之转。”毫无疑问,黄姑庙就是牛郎织女的庙。

黄姑湾或黄姑庙早已消失了,今嘉定区的北面靠江苏省处还有“黄姑塘”,分东、中、西三条,据说就是传说中织女用金箍划出来的河。

上海书展,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,是重要的;而这一届上海书展,对我的家庭生活来说,是重要的。当我的前同事打电话来问我讨要一张上海书展的入场券时,我和他的故事在这一年展开了……

2011年,书展升格——2011年,上海书展从一个地方性的书展升格为全国性的书展,名称也从上海书展变为“上海书展暨‘书香中国’上海周”,而书展的举办时间也开始固定在每年8月第三周的星期三,上海书展变得越来越规范。这一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,书展的主题造型是一本红色的书,上面以阳刻法浮雕着石库门。

2012年,理想书房——这年书展前,我结婚了,对象就是那位来讨要一张书展入场券的前同事。

2012上海书展的主题造型是一个



涧流曲折

(中国画)

腾德顺

红色大号繁体“华”字,“华”字的每一个笔画都是由图书的书脊构成,为了填满这个“华”字,整整用了一千多本书的书脊。在西一馆底层的圆厅中央筑起了“理想书房”,四个实景书房围绕着《四库全书》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》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及《世纪文库》等四套图书堆叠而起的圆形理想之柱。四个展示的书房分别是家庭书房、白领书房、企业家书房、儿童书房,每天总有许多读者在这个圆厅的木椅、沙发上享受着从书展淘来的书。为了确定这四个书房的两千多本基本书目,真是经过了几天难熬的日子,初选、整理、删去重复、复选、专家评选、增删……

2013年,我33岁。在我生日的第十九天,上海书展将迎来他的10岁生日。

两张免费的书展门票竟然成就了一段姻缘。请读明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我与上海书展

